

● 不朽的情侣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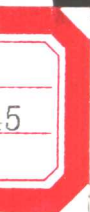
SADORA DUNCAN
SERGEJ JESSENIN

邓肯 与 叶赛宁

——女舞蹈家和诗人

[德] 卡罗拉·施德朗 著
王倩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不朽的情侣系列



邓肯 与 叶赛宁

——女舞蹈家和诗人

[德] 卡罗拉·施德朗 著

王倩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肯与叶赛宁/[德]施德朗著;王倩译.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3

ISBN 7-5313-2224-2

I. 邓… II. ①施… ②王… III. 传记文学-德国-现代
IV. 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5304 号

Isadora Duncan und Sergej Jessenin

Copyright © 1996 by Carola Stern

Chinese copyright © 2000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Rowohlt·Berlin Verlag GmbH, Berlin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88 千字 印张:4% 插页:2

印数:1-8,000 册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周荣胜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王复冈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2224-2/I·1937

定价:8.50 元



邓肯和叶赛宁抵达纽约。(1922年10月)

伊萨多拉·邓肯和谢尔
盖·叶赛宁。(1923年)



1899年伦敦，伊萨多
拉·邓肯穿着芭蕾舞鞋的
最后一次表演



· 艾尔玛、伊萨多拉、谢尔盖在婚礼上



在列宁格勒的老俄国作家协会，叶赛宁躺在敞开的灵柩里。灵柩的头上站的是尼古拉·库尔菊杰夫，戴黑帽子的是索菲娅·托尔斯泰娅



死后几小时的叶赛宁（1925年12月）

那个主角是个说大话的家伙，是个流浪
汉——
却打着最好和最精美的标签
他曾经衣着入时，
特别又是个诗人，
不太强壮，
却有双结实内行的手，
有一个女子
四十多一点
他曾叫她最最亲爱
和坏女孩。

谢尔盖·叶赛宁的《黑衣男人》

目 录

第一章 天使与魔鬼/1

相遇莫斯科

第二章 “舞蹈就是我的宗教” /6

伊萨多拉的诸多梦想

第三章 “我不过是个坏孩子” /18

谢廖萨的世界

第四章 “我惟一等待的那个人” /29

在普列奇斯金卡的幸福

第五章 “送给我们盘子、罐子、锅子吧” /41

婚 礼

第六章 “黑色新娘般的忧郁” /53

动身前往欧洲

第七章 古怪女王的丈夫/76

发生在美国的丑闻

第八章 “我把这个孩子带回来了” /94

分 手

第九章 “好好活着，我的朋友” /113

最后的岁月

第十章 “踏上光荣的道路” /139

后 记/142

第一章 天使与魔鬼

相遇莫斯科

女士总是让人等待，可是再这样等下去，客人们会不耐烦的。莫斯科的著名画家雅库洛夫向来宾们许诺，他们将在今天的小型晚会上结识大名鼎鼎的伊萨多拉·邓肯，她已经抵达了莫斯科。邓肯的经纪人，伊里亚·施奈德（又译什内捷尔）答应要把舞蹈家带来参加聚会，她很愿意出席这样的活动。可是她还没有到。晚会的主人不禁有些尴尬。

这时，几位客人提出了疑问，真的值得等下去吗？到底有什么可看的？

雅库洛夫强调说她可是名扬四海的人。这位女士曾在法国总统的爱舍丽宫和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白宫跳过舞，在世界各地的大剧院登台表演过，而且还在巴黎的一万五千名观众面前展示过舞姿！

“那可都是在十五年前呐！”一名男子嘲讽道。

雅库洛夫仍然不为所动。这位叫邓肯的女子依照古典音乐创立了富有现代气息的独舞。她没有沿袭传统的芭蕾舞步、没有固定的步调，仅仅是追随瞬间的灵感翩

翩起舞。难道这一切还不足以树立她的声望吗？

晚会的气氛使人们似乎忘记了自己正在等待一位尊贵客人的驾临。屋子里灯火通明，四周的墙上装饰着雅库洛夫为莫斯科戏剧院设计的最新布景。客人们分成几个小团体，都在激烈地讨论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头几年里，包括1921年的这个秋夜，画家和音乐家、导演和演员以及作家们聚集在一起，以新俄罗斯艺术的代言人身份，狂热地用实验、计划以及宣言的形式争论各种概念、流派以及发展方向；设想新的音律、新的色彩；无休止地描绘着新城市、新剧院的蓝图。在他们的心目中，这就是革命的艺术。

大约凌晨一点钟左右，大门口有了动静，有人高喊主人的名字：快点，雅库洛夫，是邓肯！邓肯来了！

一刹那间，所有的谈话都停止了，大家全盯着这位来自美国的女士。映入眼帘的并非人们心目中想象的女舞蹈家：腰身窈窕、线条柔和。面前的这位被一袭红纱裹住线条分明的双肩，身段稍嫌丰满，面部却匀称而细腻，头发染成了赤铜色，两条细心描过的柳眉衬出宽大明亮的前额。伊萨多拉·邓肯给人一种友善而热情的印象。她的举止并不高傲，相反显得很随便，女人味十足，根本不像大家设想的那样。

她为自己这么晚才践约感到后悔了吗？显然，女舞蹈家累了、精疲力尽了。她的目光懒懒地掠过身旁站立的人群，环视着整个大厅。突然间，她微笑起来，精神为之一振，眼里透出好奇的神情。一定是什么事或者什

么人引起了她的注意。不可能是雅库洛夫，她对他的欢迎词无动于衷，只是径直转过身子，快步走向为她准备的沙发榻，坐了上去，伸了伸懒腰，然后友好而迫切地向一位跪在她的脚前、面带笑容且神情顺从的年轻男子招了招手。他是谁，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长相！她被他迷住了。

他轻轻低下头，好让灯光落在他满头的金发上。他明亮的蓝色眼眸让人联想起勿忘我花。他说出了些什么，他的嗓音听上去有些沙哑，与温柔的脸部线条极不相称。刚才还让人想起天使的面容一下子变了——变得像个来自乡下的男孩。

他穿的是领子上浆的白色精致丝衬衫吗？他是怎么打扮的？口袋里露的是女工们特意为上流社会钩织的蓝色花边手绢吗？当时在场的人只是谈起伊萨多拉·邓肯的穿戴以及他在她身旁时她的举动。作家阿纳托利·马里延戈夫是这样描述的：

“她把手插进他的头发里，说：

‘金色的头发！’

使人震惊的是，她认识的俄文单词不超过十二个，偏偏知道这两个。然后她吻了他的双唇。

接着，她那像被子弹穿透后留下的小伤口般的红嘴唇又一次拼出了几个俄文字母：

‘天使！’

她又吻了他，说道：

‘魔鬼！’”

这就是邓肯！当她中意某个男子时，便会明白无误地表示她想要他，想据为己有，如果他也是这个想法的话。邓肯的法国朋友曾经告诉富有传奇色彩的俄国舞蹈家瓦思洛夫·尼金斯基，邓肯在他们相识不久就表示很想跟他生个孩子。

虽然抗拒这种占有的热情很难，但也不乏其人。在邓肯第一次访问俄罗斯时，著名的莫斯科艺术家剧院经理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邀请她在她下榻的饭店共进晚餐。也许是香槟酒的作用，她情不自禁了，而被她叫做“神”的他却在爱抚面前驻足了，他紧闭双唇，以示反抗她的亲吻。不过，眼前的这个男孩没有这么干。

今夜被选中的男子媚笑着，举止慎重，很有礼貌，但绝不拘谨。她感到，他想讨得欢心；他自恋般地把一束金色鬃发拂到前额。啊，他的清新气质，他年轻的容颜使她振奋！刚才他用温柔的蓝眼睛长时间地注视着她，眼神里满是赞赏，后来几乎全是敬重了。现在，他又把头往后一靠，肆无忌惮的目光流露出他的魅力。好一个让人着迷的男人。

而且还是一位诗人！早就有人在她的耳旁嘀咕，告诉她俯在脚下的人是谢尔盖·叶赛宁。人们说他是普希金第二，拿他跟兰波相比，称他是个天才。朋友们都叫他谢廖萨，虽然他很年轻，但在莫斯科已经相当出名。走在街上，凡是认出他的人，都会与他打招呼，就连鞋匠也为诗人曾在他那里修鞋跟而倍感荣幸。

谢尔盖轻抚着伊萨多拉美丽的臂膀，表示他的倾慕；此时此刻，一个微笑，眨一眨眼睛以及孕育着希望的目光无一不在倾诉着彼此的柔情。

对天才，尤其是对诗人而言，邓肯有一个缺点。她的男友圈子里不乏天才，但还缺一个诗人。这个谢尔盖·叶赛宁不正准备成为她的年轻情人吗？但是，他真的愿意吗？

虚荣心促使他作出了决定。他还从未遇到过如此勾魂夺魄的女人。追逐名誉的心理使他甘愿俯在名誉化身的脚下。几个月来，当他听说邓肯要来后，一直在想办法结识这位名人。有一次，他在莫斯科的夏宫碰见雅库洛夫，后者问他想不想认识邓肯，他马上抓住朋友的手臂，连声问到：“她在哪儿？带我去见她！”两个人跑遍了整个夏宫，因为画家发誓在那里见过她，可是没有找到。谢廖萨因此闷闷不乐，心烦意乱地走了。

叶赛宁想干什么？他被脑子里惟一的想想法所驱使：让我们站在这里！看着你们大家！再靠近些！著名的女舞蹈家和著名的诗人——手挽着手！

在接近凌晨四点的样子，这对恋人告辞了，一同乘车回到伊萨多拉的住所。爱情的诗篇就这样开始了。

第二章“舞蹈就是我的宗教”

伊萨多拉的诸多梦想

1921年7月1日，伊萨多拉携在德国收为养女的得意门生艾尔玛、法国小女佣冉娜由巴黎起程前往伦敦。大约两周以后，她们乘坐巴尔坦尼克号海轮，经雷维尔（即塔林）离开西欧奔向俄罗斯。

出发前，朋友们警告女舞蹈家，要她理智些，放弃去俄罗斯生活的荒唐想法。邓肯的老友们都担心她由于不识时务而重蹈希腊之行的覆辙。她与母亲、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曾在希腊呆过很长一段时间，那次冒险最终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宣告结束。

让上帝保佑这位女士吧！难道她真的是自愿去那个蛮荒之地？对俄罗斯的现状比较了解的熟人都劝伊萨多拉·邓肯要三思而行。他们谈到那里的干旱和饥饿；谈到骨瘦如柴的饥民仅靠树皮、牛粪、老鼠以及青草维持生活。另外，他们还搬出挪威慈善家福里德悌约夫·南森的经历，此人曾游历过这个国家，报道过它的野蛮和残忍，令人不寒而栗。

女冒险家仍旧坚定不移。或许是她不相信这些恐怖

的报道，或许是认为，自己是应俄罗斯政府的邀请前往莫斯科的，不至于忍饥挨饿吧。

她大概知道，那些与世隔绝的布尔什维克们邀请了多少知名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到新俄国去。她有的是勇气，这就是伊萨多拉·邓肯。她曾经在纽约、柏林、法国以及英国安过家，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布达佩斯、拜罗伊特等城市客串演出过——还有哪里没去过呢？为了躲避严寒，她去埃及度假或者乘坐豪华快艇游曳在地中海；她也曾躺在威尼斯、古巴以及佛罗里达的海滩上，缓解巡回演出带来的疲惫。世界上到底有什么东西在驱使这个女人放弃舒适的生活，动身前往共产主义俄国呢？这太不可能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或者爱冒风险。

她对这个国家的了解还是通过在沙皇统治时期看到的几场演出。跟她有相似经历的是年轻的德国诗人里尔克。他在伊萨多拉·邓肯随家人抵达欧洲的那一年，即1899年，第一次踏上俄国的土地，并在那里找到了“灵魂的家园”，“这是我可以扎根的土地”，“所有的人是如此接近，如此清醒，这些人的善良让人产生了难以言表的归家之情”。在寻找逃避消耗人的大城市文明的途径中，里尔克相信，从俄罗斯农民的简单起居中也能为自己的生活找到“正确的节奏”，找到一个“以上帝为界的”尊重人的世界，那里消除了自由的我与集体的我们之间的对立，消除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对立。

在邓肯对早期俄国的回忆中，缺少这种热切的声音，特别是人们对她在古典芭蕾的中心，圣彼得堡和莫

斯科表演的舞蹈产生的矛盾印象更是加深了这种感觉。也许只有头脑清醒的人才能领会其舞蹈的意境。

在本世纪初，这位年轻的美国女人如风暴般征服了欧洲。比如在匈牙利，在她演出的每一个地方都停有一辆用白色的鲜花装饰、白马驾驶的花车，身着白色服饰的女舞蹈家像女神一样，在人群的欢呼声中，飞驰而过。如今，坐在花车上的早就是更年轻的女子。伊萨多拉·邓肯的声望已今非昔比了。

谢尔盖的朋友，作家马里延戈夫认为，女舞蹈家不肯面对现实。追逐名誉的她之所以来到苏联，是因为她厌倦了平常的剧院，但不排除在大教堂、在著名的基督教救世主大神庙登台表演。这也是向她许诺过的。“她想呼吸的不是布景的灰尘，而是教堂里的香烟”，而且还有一群假信徒围在身边。

不过，当马里延戈夫谈起伊萨多拉的时候，多少有些嫉妒的味道；偶尔他也是不公平的。

而女舞蹈家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她已经演够了商业化的艺术，她让当时任苏联人民教育委员的安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明白了：“令我悲伤的是，我一直不能为我心目中的人工作。而且事与愿违，我还被迫以五美元一张票的代价出卖我的艺术……我愿为人民大众舞蹈，愿为需要我的艺术的劳动人民舞蹈，他们由于贫穷不能欣赏我的艺术，我愿意为他们免费演出。”

即使利他主义受到怀疑，伊萨多拉的愿望还是可以理解的。对这位现代舞蹈的创立者来说，在俄国，变革